

史學叢書第一種

元史學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1926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著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上海棋盤街

李思純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史學叢書  
第一種 元史學 (全一冊)

定價銀八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 元史學自序

元史學一卷，前年在南京屬稿未成，中間以事歸里，稿本棄擲篋中，經年無暇過問。今年來京師，始取而賡續寫成之。余數年來，輒喜採東西兩方蒙古史料披覽之，日久遂不能自禁，寫成此卷，所以示一已探討致力之概要而已。

元史學爲史學中之一專支，中國及西方沉酣於此者，實不乏其人。余以爲宜以專書論其性質及研究之狀況，使國中治史學之人，注其目光於此。余於此書，卽本斯職志而作。竊不自揣其固陋，以爲讀此一卷，而蒙古史之性質，與古今東西關於蒙古史之研究狀況，蓋朗若列眉，甚易尋蹟也。

今國中關於元史學之專家學者，自諸老輩外，其新進崛起而從事甚力者，以余所知，有泗陽張星烺（亮丞）、金華何炳松（柏丞）二君。其所研究著作，皆規模宏偉，計畫遠大，其書今皆在屬稿中。余寫此書，僅能陳其大概，殆如爝火黎明，以待東方之白耳。

此書雖無精詣，余亦頗以稿本從當世賢者商訂之。其曾經審酌材料，釐正譌誤者，有海

寧王國維（靜安）丹徒柳詒徵（翼謀）新會陳垣（援庵）海鹽朱希祖（逖先）諸先生並致感謝。

中華民國十五年丙寅六月，李思純識於北京。

# 元史學

## 目錄

### 第一章 元史學之鵠的

元史學之名稱及範圍——蒙古帝國在近代之影響——西侵歐洲之史蹟——東西交通後  
中國所得者——歐洲所得於東方者——回回歷與授時歷——西侵之地域——驛站制度之  
效——中亞之回耶教爭——伊兒汗之歐亞通婚——伊兒汗致歐洲帝王書——元代歐洲人  
之東來中國者——耶教之東方傳教計畫——元曲與馬可波羅——帖木兒汗國——吾人治  
元史學注意之點

### 第二章 過去之元史學及其史料

中國近代元史學發達之原因——宋代之材料——元代之材料——明代之材料——清代之  
材料（現代附）——日本及朝鮮之材料——中亞及西亞之材料——中國史料之曾經西  
方繙譯及參考者——歐洲之材料——關於蒙古錢幣考證之書——遊記之作者——關於蒙

古史之西方書報雜誌

### 第二章 元史學之各項問題

史料之搜索——元秘史之譜牒源流——因忌諱而刪除之事實——洪鈞李文田取材所自——蒙古語與蒙古文字——名辭單複數之文規——名辭之語義——元史中同名之人——名辭中之西域語——現代中國語中之蒙語影響——明清各家之譯名異同——校勘譌誤——區分氏族之二說——蒙古與土番突厥東胡之關係——色目三十一種之名目——同化於中國儒學文學佛老各方面之西域人——胡人之漢姓名——太祖生年考證——馬可波羅入中國之年月——和林舊址——成吉斯汗陵墓之爭辯——元史中之神話異聞——蒙古民俗研究——西侵之神話逸事

### 第四章 元史學之將來

中國方面史料之闕略——洪鈞與柯劭忞之誤點——丁謙李文田之多誤謬——補馬可波羅傳略——補勃萊奴喀皮尼傳略——補魯卜里克傳略——補海屯與森巴德傳略——補元代基督教傳佈史略——舊元史之注與補——改造新體元史之注意點

史學叢書  
第一種 元史學

李思純著

第一章 元史學之鵠的

凡將時間自成吉思汗以降，迄於其裔孫淪亡，空間自中國以至西域，中間一切興革盛衰之蹟，爲有統系的歷史之研究者，是曰元史學。

元史學之命名，蓋未爲適當也，所謂『元朝』者，乃自忽必烈入主中國後，規仿漢制，始定國號曰元，故元之爲義，僅足概括自忽必烈（世祖）迄脫歡帖木兒（順帝）之以蒙古大汗而兼爲中國皇帝者而言。至若成吉思汗（太祖）阿闐台（太宗）貴由（定宗）蒙哥（憲宗）之尙未定中國者，與奇卜察克汗國，伊兒汗國，察哈台汗國之離中國而建邦西域者，皆不得名之曰元朝。故實際上吾人所謂元史，僅居蒙古史中十分之一二耳。近代元史學家屠寄（敬山）頗知此義，彼將自成吉思汗以來塞外崛起之故乘，與西域諸汗開藩建邦之事實，別輯爲專書，署名曰『蒙兀兒史記』，所以別於吾

國舊時所謂元史，其識解甚卓。吾於屠氏之命意，固甚贊同。特吾書斟酌再四，而仍不能不用元史之舊名者：（一）國中專家，自屠寄外，無不習用元史之名。即較屠氏更爲晚出之柯劭忞氏（鳳孫）其所著述，亦以『新元史』名。既已約定俗成，當以不改爲是。（二）漢文既爲單音，命名宜從簡易。蒙兀兒史或蒙古史，字繁音複，不便使用。不若元史二字，簡易合用。（三）忽必烈戡定中國後，雖宗藩不服，叛亂頻仍，然在名義上，仍爲蒙古全國大汗。中間亦時有西域宗王，入覲貢物。是忽必烈所建之元朝，仍不能不謂爲代表蒙古帝國之中心。則元史二字，固可涵蓋餘邦。雖不免以偏概全之譏，但亦有可據之理由。故吾書仍從元史舊名。且更將數百年來東西專家對於蒙古之研究，亦擅爲定名曰元史學。

今於世界歷史之中，致力以專攻元史學者，果有何『鵠的』乎？凡學問者，爲學問而學問，其鵠的之，不涉功利主義。吾固無庸於此再爲贅辭。若自其本身性質上言，則元史之譯名商訂，地輿考証，年代搜索，事實稽訪，其困難蓋十倍於他種歷史。吾常思之，凡工作之愈困難者，則酷嗜搜索之學問家對之，其趣味愈濃，其勇氣愈增。然則治元史之鵠的

爲何。吾人姑存而不論可也。即使斯學別有其較高之鵠的，吾人亦不妨大膽斷言之曰：『元史學者，別無鵠的，即以困難爲其鵠的。』以其研究之特爲困難，而學者乃更羣趨之焉。

今欲明治元史學之鵠的，必先明蒙古帝國在世界歷史上之地位，與其南并中國西侵歐洲之成績。蒙古人者，無文化之民族，故其本身無文化研究之可言。然其馬蹄所及，乃無意中於東西文化上，發生幾多之間接影響，此則治元史學者所當留意也。若其武力所被之成績，則尤偉大可驚。今人梁啟超謂『成吉思汗以漠北一部落崛起，數十年間，幾混一東半球，曾不百年，子孫淪滅，退伏沙漠，正如世界歷史上一颶風。』其言最爲切當。故吾人以近代民族接觸文化轉輸之眼光觀察之，則蒙古崛起，雖僅爲沙漠間一野蠻部落之事實紀載，若其南并中國西侵歐洲兩役，則於東西兩方文化史上，有較重要之影響與價值。

今若自南并中國西侵歐洲之結果言之，其顯然可見之影響，蓋可列舉。其在中國方面，六七百年前之遺跡，關於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宗教信仰者，吾人今日正被其影響，食其

果報。試從政治方面之地方制度徵之，今日吾國固結於人心之省界思想，確定於法律之行省區域，探其歷史上之根原，非自元人之行省制度來乎。魏源（默深）『元史新編』地理志云，『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曰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云云。柯劭忒『新元史』有『行省宰相年表』上下二卷，其所紀曰，『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分立行中書省，凡行省十，至正以後，增淮南，福建，山東，爲十三行省。』其行省宰相年表所紀，以中樞大臣而兼轄行省，實明清兩代督撫制度之權輿。當時任行省宰相者極衆，故吾人當知近代中國之地方區畫，地方制度，蓋從唐宋以來，數經變革，至元人而奠其始基。明清兩代承之，小有變易，以成今日行省分立之局，此則元人南并中國後所遺留於今日最大之一遺跡也。

復次，則元人於吾北方民族之同化作用上，頗有影響。按契丹，女真二族，自竄據吾北方以後，浸假而文化濡染，習於漢俗，其『民族意識』已漸淪亡，而相率自附於漢人之列。故當蒙古盛時，彼曩日與吾爲敵之遼金二族，已馴伏歸化，深染華風。然彼雖自附於漢人，而漢人固未必便認爲同類也。自蒙古南并中國以後，乃逕分中國民族，曰『漢人』

曰『南人』其所謂南人乃宋亡之裔。若曰漢人，則其中包含北方久習漢化之契丹女真也。至是而彼久習漢化未能即真之異族，乃逕取得漢人之名，加諸其族。而吾南方人民，亦浸久而承認之。於是吾北方各省之民族同化，乃倚賴蒙古人指鹿爲馬等稱齊視之結果，而名實兩方面，俱告成功。斯固亦治史者所不當忽之一事。

元人宗教信仰之留遺跡於中國者，則『喇嘛教』是也。元人崛起朔漠，無所謂宗教信仰，厥後四方以次戡定，東西諸汗，亦頗苦其民蠻野鄙儻，不易施治，乃不惜旁求外邦宗教，冀以教民淑俗。當時諸汗國分封萬里，幅員遼闊，風尚之傳習不同，交通之情況互異，故其所假借應用之宗教，亦復彼此不同。諸汗國中各種宗教爭競抉擇之結果，略如左表。

|        |        |          |
|--------|--------|----------|
| 大元汗國   | 中國     | 喇嘛教      |
| 奇卜察克汗國 | 俄境西比利亞 | 回教       |
| 伊兒汗國   | 波斯     | 先奉耶教後改回教 |

元人興盛之時，西歐諸帝王，方沉迷於復興基督教之夢中，竭其力以屢興十字軍，冀絕滅回教於西亞東歐之地。當時以伊兒汗國之撲滅回教故，羅馬教皇乃屢遣教士東行，冀與蒙古人聲氣相通，以從事合作，撲滅回教。於時元人方務兼併回教諸國，故亦採遠交近攻之策，務與基督教士交歡。吾人熟知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之父與叔，即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與羅馬教皇通使，以求其派遣教士東來者也。乃不幸道遠稽遲，復值教皇更迭，故忽必烈請求教皇派遣百人，而教皇乃僅派二人，且未達中國，中道而返。其時復值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土番僧侶，聲勢大張，若輩挾佛教中小乘外道之旁支，別受聶思脫里教派（Nestorians）之影響，而今日風靡蒙藏之喇嘛教，於以創行。蒙古大汗忽必烈，乃轉移其眷顧基督教之眼光，而別注目於喇嘛教。於是北方游牧馳突之民族，遂一變而爲黃衣佛號氣死奄奄之今日蒙古部落，實以是時種其因。吾人今日試游北方諸地，遠及塞外盟旗，乃恍然於六七百年蒙古所留宗教信仰之遺跡，其支配北方種族生活之情形，蓋若何強烈而有力，斯亦治元史者所當研究之鵠的耳。元人南并中國之所留影響，爲吾人研究元史之鵠的者，既大略如上述。至其西侵歐洲

之關係，尤爲蒙古史蹟之價值所在。夫元人西侵之價值所在？則『東西交通』耳。原來中國與歐洲之交通，在歷史上，曾有多次之機會，垂相接觸，而終致參商不果。自紀元前三百二十六年，馬其頓王亞力山大東侵，兵鋒及於印度恒河，其於中國，未達僅一間耳。及漢武帝遠通西域，而亞力山大王所建東方藩封，早歸淪滅，東西交通，終不相值。漢武與亞力山大王之相距，僅二百七八十年，彼此參商，遂成永隔。甘英遠使，已臨西海，徒以安息欲擅互市之利，甘英見惑譎言，竟不西渡。按甘英所臨之海，近人考証，以爲裏海，獨洪鈞以爲係波斯灣，見洪氏元史譯  
文証 中國與歐洲之間，遂終無直接通使之機會。由此因循，至於中古一二二九年以後，乃藉元人兵力，西達波蘭奧斯馬加，而後中西陸路之直接通使，乃告紀元。此卽一部元史之極大價值所在，而亦卽吾人所以戮力搜討之鵠的。英國霍渥爾特氏 (Herry H. Howorth) 『所著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 第二卷之序言有曰：

The invasion of Mongols opened the various roads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closed, and brought men of all races together, while one of the chief consequences of their invasion was the transportation of whole peoples to and fro.

蒙古西侵，乃將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盡開闢之，而使一切民族種姓，聚首相見。西侵之主要關係，乃輸送全部民族，使轉徙交通。

法國馬斯伯羅氏 (Georges Maspero) 所著『中國』(La Chine) 書中第四章亦曰：

Ce furent les Mongols Qui rapprochèrent la Chine de l'Europe, maîtres de Moscou et de Kiev, ils envahissent la Pologne, pénétrèrent en Hongrie, et auraient poussé plus avant si la mort d'ogotai n'était venue sauver l'Europe.

惟蒙古人之力，乃使中國與歐洲互接近。彼既爲莫斯科與機窪之主人，乃更侵入波蘭，直越奧匈國境。使非阿闐台之死，拯免歐洲，或將更引其衆前進耳。

吾人於此證知蒙古西侵，乃東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件。蓋自蒙古西侵，而中西兩方相互間，乃開漢唐以來未有之新天地。彼元人雖鐵騎馳突，未常具有傳播文化之動機，而雙方文化，終於不自覺間，賴以傳播。且以亞洲有色人種，震轢西歐，亦爲吾東方民族足以自豪之歷史。蓋自紀元四百四十年來匈奴亞提拉王 (Attila) 西侵羅馬以後，又越八百餘年，乃有蒙古大酋巴都 (Batu) 速不台 (Subutai) 等，繼踵前列。故治元史者，

當視蒙古西侵爲一主要大事。而吾人對於西侵之事略，與西侵諸役之本身價值，固當以中西交通一問題，爲研究之焦點。

巴黎大學舊設『韃靼史』講座，當時法國史學界之主張，以爲馬可波羅之著游記，其關係之重大，不遜於哥倫布之西航美洲。有法國東方史家萊彌薩氏（Abel Remusat）曾將蒙古西侵之影響，列舉多種如下。

（一）關於宗教傳布方面者。

敘利亞之聶思脫里派（Nestorians）因蒙古西侵而傳布於中國。當1118年，羅馬教皇使者抵中國時，已有聶思脫里派之寺院十二所。

元人名北京曰汗八里（Khanbaliq）當時汗八里之主教，曾將新約全書（New Testament）及讚美聖詩（Psalms）繙譯爲蒙古文。

喇嘛教之創興，實於聶思脫里教派有所採取。又蒙古所行之畏吾兒（Uigur）文字，亦由聶思脫里教徒，於敘利亞文字有所貢獻，以造成蒙古通用之文字。

（二）關於物質介紹方面者。

蒙古曾傳中國之羅盤指南鍼 (Mariner's Compass) 於歐洲。

自蒙古西侵，歐人乃識中國印度從古早用之火藥 (Gunpowder)。

木版鐫刻之印刷術，亦由蒙古自中國傳入歐洲。

紙幣 (Paper-money) 爲中國早行之物，由蒙古之在波斯者傳入歐洲。遊歷家巴羅 (Josaphat Barbaro) 曾於一四五〇年，在 (Azof) 地方，遇一韃靼人曾奉使中國者，呼紙幣爲 *Con nuova stampa*，且告以在中國如何印刷發行之狀況。

紙牌 (playing Cards) 作葉子戲之用者，原係木質鐫花，於一一一〇年，自中國傳入蒙古。而歐人最古所用之紙牌，名爲 (*Jeu de tarots*) 者，其形式花樣尺度數目，皆與中國同。

又算盤 (*Shan-pan* or *Arithmetical machine*) 乃計算之器，亦由蒙古西侵時傳入俄國與波蘭。今俄波兩國不識字之婦女，於計算時，尙通用之。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南村輟耕錄有走盤珠定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萊彌薩氏於列舉以上諸事既竟，更爲結論曰：『此交通乃將中古之黑雲，一掃而淨。』

殺之禍雖慘，殊可以警奮數世紀來衰頹之人心，而爲今日全歐復興之代價也。』  
其在物質文明方面之交通，除吾人上舉之東方指南鍼、火藥、印刷紙幣之傳入歐洲而外，其西方傳入東方之物，則火礮是也。按元史載阿里海牙攻樊城時，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命送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一礮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礮也。

元史工藝傳載云，『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礮匠於宗王阿不哥。（按卽伊兒汗之阿八哈，Abaka Khan）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礮，豎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服。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礮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又云，『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礮，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隅，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  
吾人自中國史藉所得，惟阿老瓦丁及亦思馬因二人而已。然自西方史藉中徵之，則尙有多人。馬可波羅遊記自云，元兵攻襄陽時，身預其列，其父曾獻礮法，遂破其城。是馬可